戈壁红柳

蒋 殊

喀什的羊肉串，肉块大得出奇，一串就能吃饱人。朋友笑说，这是红柳羊肉串，新疆独有。

是的，串羊肉的木签那么粗。

可是，一直没见过红柳。

“喏，那一丛，都是红柳！”当地朋友扭身一指。

我们所处的是一处公园，有湖水，有胡杨，还有更多的沙丘。在喀什，到处可见沙丘。可是，那就是红柳？远远看上去杂乱得像北方常见的荆棘丛，极不起眼。

当然，红柳会红。彼时，还没到它们变红的季节。认得了红柳，便一路关注，水边有它，沙地有它，公园有它；充满烟火气的村庄有它，无人的戈壁荒原也有它。

它也是会开花的树啊，可是，它远离繁华，专挑风沙之地生长，战严寒，斗酷暑，深情扎根大漠。

它那么宁静，一丛一丛。发芽时沉静，开花时沉静，枯黄季也沉静。

直到遇见她，我突然想起了戈壁上的红柳。

静静地，她站在那张巨幅照片前，脸上含着笑。那张照片上，是几十个神采飞扬的孩子，孩子们中间，是习爷爷。

“照片里有你吧？”有人已经猜到了。

“有我！”她使劲地点头，笑容弥漫到整张脸上。

“是这位？”又有人迫不及待近前，指着照片中一位十来岁的女孩问。

“那是我表妹！”

“那么，是这个？”那只手又指向另一位大眼睛女孩。

她再次摇头后，有些遗憾地指着一个只露出一只眼睛的女孩说：“这个才是我！”

确实，那是一个完全与眼前的她对不上的身影。她的大半张脸，被前面一个男孩扬起的手遮挡住了，只有头上的白色发卡闪着光。

“我当时急得拍前面男孩的手，说挡住我了！可他根本听不到！”今天说起，她依旧心有遗憾。

她叫如克耶·麦麦提图尔荪，12年前，是照片拍摄所在地新疆喀什地区疏附县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六年级一班的一名学生。

2014年4月28日，是永远铭刻在如克耶生命中的高光时刻。



那天上午，习爷爷走进了六年级一班的教室。

作为班长，如克耶下意识地喊了一声：“起立！”

“习爷爷好！”同学们激动地大声喊。

真的是习爷爷吗？如克耶大胆地把目光投向人群中最醒目的那个人，一颗心突然就狂跳起来。果真，眼前这位伟岸的人就是电视新闻里的习爷爷，也是她的爷爷嘴里总念叨的那位习爷爷。

黑板上，写着“做客喀什”4个汉字，同学们在老师指导下学习汉语课文。如克耶和另一位同学用汉语分别朗读了课文的一个自然段。如克耶觉得自己的声音都在颤抖，可习爷爷夸奖了她们，说她们汉语识字量大、发音准、读得好。

课间时间到了，同学们兴高采烈跑到操场上，跳绳、踢毽子、玩足球，几名女同学把毽子踢出了花样……见到习爷爷，同学们围拢过来，习爷爷走到孩子们中间，同孩子们合影留念。

“爷爷再见”“欢迎下次再来”……孩子们挥舞着小手，向习爷爷道别。习爷爷祝同学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长大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

如克耶一个一个讲述照片中那些孩子的故事：那个当年读二年级的男孩，正在喀什大学读书；她的弟弟，当了警察；她的表妹，成了医生；那个六年级男生，自己创业；那个四年级姑娘，进了一家企业。

照片中那些孩子，已经有22人走上工作岗位；如克耶当年所在的六年级一班，也有23人顺利就业。

巧的是，无论是照片中还是当年的六年级一班，孩子们的数量都是32名。而如克耶，是这群孩子中第一个回到母校工作的人。

如今，26岁的如克耶是母校的一名思政课老师。

她说，自从12年前见到习爷爷后，就把那个瞬间当成一生的荣光。当第二天的新闻铺天盖地出来后，当看到喊起立、读课文的她被当地电视台采访后，她的父母才相信她前一天跳着回来一遍遍告诉他们的话是真的。她的邻居们跑来了，紧紧攥着她的手惊讶地张着嘴：“发生了啥事，你个小孩子能见到那么大的国家领导？”

她到商店买东西，电视里播放的有她；她坐公交，车载视频里也是她。她再也压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冲着人群大声宣告：“那个给习爷爷读课文的就是我！”

当兴奋退去，内心的压力升上来。她可是见过习爷爷的人，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必须埋头苦学，她怕考不上大学辜负了习爷爷当年的鼓励。

功夫不负有心人，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伊犁师范大学，学习信息技术。

毕业后，她也面临很多选择，但最终决定回来，而且在校领导的建议下教授一、二年级《道德与法治》课，这是小学生必修的立德树人关键课。

她给每个进入学校的孩子，讲的第一课都是习爷爷当年来到学校的故事。她告诉今天的孩子们，这所学校是习爷爷来过的学校，进入学校的每个孩子，都承载着一份特别的荣光，接受理想的教育。

她最开心的，是每次说到这件事时，每个孩子眼里都闪着光。

她说，想永远留在这所学校，把2014年春天那个故事一代代讲下去，让每个孩子都能被这个故事激励，都能成长为一名对社会有用的人。

走出校门回望，“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的金色大字嵌在暗红色的校门墙上，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

站在校门口的如克耶·麦麦提图尔荪，又恢复了最初站在照片前的模样，沉静地微笑，不说话。

看着眼前的如克耶，我突然觉得，她像极了固守戈壁的一株红柳。

而照片上的32名孩子，以及进入疏附县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的每个孩子，何尝不都是一株株扎根戈壁、护卫边疆的红柳？

闲笔余烬

王彦明

一本书读到最后，许多细节可能都记不住，但有的文字却始终难忘。包括那些作者随意写下的一笔，偶尔的灵光一现，既没有影响后续情节的推进，也没有改变作品的整体意旨，但是这些内容就是在我们的头脑中反复游弋，甚至与其他文字产生了新的反应。

这随意的一笔，似乎偏离了主题，又似乎就在主题周遭徘徊犹豫。仿佛空中的云朵，瞩目的时候，它就安静地凝滞在那里；低头的时候，它就消失在我们的世界。

金圣叹点评“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一节，认为施耐庵在极其混乱和紧张的场面里，加入了店小二报信、买肉主顾和过路行人的闲笔，是“极忙者事，极闲者笔也”，这样的“闲笔”延缓了事态进展，增强了故事张力，也产生了悬念。

鲁迅喜欢用闲笔。比如《论雷峰塔的倒掉》的两字结尾：活该。现在想来，这是行文逻辑衍进中抵达的顶峰。所有的干脆与果决，都是缘于压制与反压制对抗后的快意。《孔乙己》开头也有许多闲笔，“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上学那会儿，从来不曾关注过这样的细节；而现在再读，恍惚就理解了“短衣帮”和“穿长衫的”精神气度上的差异，这差异背后又是生命历程的差异。

闲笔似乎是文章的赘余，但是不多余，即便在主体之外，也使得文章整体更趋丰盈，这丰盈又不是简单的“锦上添花”。我们习惯于以清晰的线条，一步步靠近目的地，往往忽视了这线条之上的一些“独美”的部分。它像马蹄下的花香、黄昏里的蝴蝶、课堂之外的飘雪，允许我们在行走之中，暂时地出神或者逃离。等到抵达目的地的时候，又忍不住去回想。毕飞宇在《青衣》里，用了一个“玉碎”来写筱燕秋的性格，也许多数人在回味人性深处的挣扎与悲凉，可我头脑里一直萦绕的是“玉碎”的声音，以及“玉碎”一词和她孤冷清高的性格的融合。

“也许这就是生活的智慧——永远踩着父亲的脚印走下去，既不左顾也不右盼。”这是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里的句子。初读的时候，我甚至没有注意到它，就匆匆奔向了后面的情节。现在再读，忽然就理解这背后的意味。这个句子并不是对“闲笔”的抗议，反而是以闲笔的形式，展现了施特略夫在遭受情感重创后的悲伤，他悲观、失望，从积极进取到放弃艺术理想，回归最为安稳的生活。我们似乎从文字的缝隙里，看到了他无助的背影，甚至可以联想到他回到阿姆斯特丹后“一眼望到底”的生活。

树有年轮，人有经验。在感受、认识和理解的循环中，我们开始更多地审视那些我们忽视的风景、人和文字，从中找到了自己的视野、心境和可能。那些我们过去忽视的所有，也许此刻就在暗处闪烁着光芒，等着我们去发现。

“余烬”是灰吗？不是，是梗，是那些坚硬的部分，遇到火，它们也不曾消逝。

文思

信

陈 跃

只说作为“信件”的信
每个识字的人都有过这样的回忆
写抬头，你好
然后欲言又止，或下笔千言

这信就长了翅膀
在投进邮筒的片刻
就背负了人们的期许
轻盈的身子，在驿路上飞翔

我也欢迎过许多信件的拜访
它是远方的另一个人寄出
那个人如释重负了？还是
盼望着一起，与信同期抵达？

我知晓两个秘密：
思念是有重量的，嘱托也是
另外，我们头顶的天空上有许多驿路
每两个人，都有唯一的通道



◀中国画《山水——蓬莱仙奕》，作者陆抑非，上海美术馆（中华艺术宫）藏。

南飞雁

孙善文

霜降一过，雁阵顺着季节的指针，一团团自北向南而来。河南的陈姐也开着房车，来到雷州半岛的雷州市处井村。这是她家第四年来到这里过冬。她在自己的视频号里发了消息，招呼老友们重逢。

雷州今年的冬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更早。才11月，处井村宿营地里，从各地赶来的房车已有100多辆，就怕晚到了，没有车位。村支书吴宏秀这段时间忙里忙外。村里能够提供的标准车位只有250个，可很多老车友打来电话，想让留个位置。

时间回到2023年冬日。北方正冻着，处井村发出的一封“表白信”在车友间传开：“车位已划好，邀您品岁月静好，游水木相映，沐敦风厚俗，雷州这份盛情请收下！”一辆辆带着对暖阳无限向往的车子，抱着试试看的心来了。没想到，这里的人、事、物，真的让远方的来客“触景生情”，就此停下了继续向前的车轮。

一个小小的南方村子，如何会成为房车旅居的打卡地，留住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候鸟”，成为他们冬日的栖居地呢？

要知道，候鸟落脚的地方，必定水源洁净、环境秀丽、食物充足。围绕着村里湖泊建设的房车营地，正是这样一块水村相依、草木繁茂的宝地。沿湖缓步前行，路边的一辆辆房车停靠得井然有序，像一座座流动的小房屋。支起的小茶壶正冒着热气。一些房车的周边，甚至能看到车友们随车带过来的盆栽植物。这些花花草草跟随主人走南闯北，虽经长途跋涉，却依然生机勃勃。

这些远方来客用带着地方口音的普通话与村民交谈着。雷州腔的普通话他们只能听懂一半，但笑容是相通的。坐在树荫下小桌旁喝茶的陈姐笑嘻嘻地与“旅友”们聊天，还不时与来来往往的村民打招呼，那熟稔的模样，仿佛已在这里生活了很久。

跟来自四川的李大哥唠家常，说到村干部路过时看到他们这边光线不好，转头就找人来给拉线装电箱。晨曦初起，一把还沾着露水的青菜，不知是谁挂在车窗外；暮色西斜，一兜还活蹦乱跳的虾子挂在了车门上。凌晨时，因为身体不适拨通村里的求助电话，会得到快速、踏实的回应。这些时刻，让人忘记自己是身在旅途。

这几年，处井村变化不小。村美了，人多了，农贸市场热闹起来，闲置旧宅被改造成民宿，村民的收入也增多了。2025年，村子评上了“全国文明村镇”。

听说，春节期间村里还会开展各种民俗活动，“做年饼”“过火海”“唱雷剧”“年例巡游”，等等。一些外地车友也排练起节目，上台同乐。这些“南飞雁”已经忘了一路风尘，被一杯酒、一首歌、一张张笑脸浸得暖融融的。

黑龙江来的陈大姐，也是连续4年在处井村过冬了。这几年，她慢性呼吸问题见好，血压降了下来，睡眠也踏实了。她说，东北人怕冷，这里温暖，还笑称，来到这里，就像是一个远嫁的姑娘回娘家。

在地图上仅仅是一个点的处井村，现如今成为亮在许多人生命版图里的一盏灯，静静等待着归来的人，守候着“雁南飞”。

大地上的父亲

冯海燕

春风铺天盖地吹来的时候，父亲眯着眼撒下一把种子。铁锹上下翻飞，种子就被掩埋在褐色土里，静待发芽。

燕山腹地，桑洋水静静流淌，冲刷出两岸丰沃的土地。每年，父亲踩着节气的韵脚，风风火火，绝不会行差踏错半步。犁铧豁开脚下翻滚的土地，父亲的眼角眉梢在春风中舒展，紫糖脸颊上蓄满了蓬勃的生命力量，就连眼角的褶皱和额头上的抬头纹，也都生机勃勃。

我们一家人的幸福，也就这样被父亲安稳妥当地种在土地里，生根发芽。

天地广阔，农田里默默低头劳作的父亲，戴着被汗渍浸得发黄的麦秸草帽，深色裤子的裤脚被磨得卷起泛白毛边，他赤脚穿黑布鞋，有时甚至光脚走在田间。幽远天空下，父亲的身影在平阔的农田里挪动，一步踩出一个脚印，锄草、施肥、浇水、收割。草木深深，季节深深，田野里的父亲，远远望去，在天地光阴深处浓缩成一个小小的黑点。

我一直认为，父亲是那个离天地自然最近的人。他最先听到惊蛰里昆虫振翅的第一声“嗡嗡”，最早看到杨柳梢头泛青的第一抹绿意，还有第一棵发芽的小草、第一朵绽放的桃花、田垄上冒头的第一株野菜……他跟万物生灵为伴，仿若左邻右舍，自洽悠然。父亲不愿外出务工。他愿意在晨曦的微光中走进农田，打着手电筒找到开花谷穗的雄蕊，小心翼翼地用镊子将花粉抖落在雌蕊中，顺便摇落叶片上的一滴露珠。

土地，让父亲生长成一个茁壮而独立的生命个体，艰难又摇曳多彩，也让父亲滋生出许多可期可盼的“或许”。

当然，这多种“或许”里，也包括不在期盼中的灾年。一辈子种地的父亲，当然不可能被豁免。有一年，我们村就遭遇了少有的旱灾。正是庄稼抽穗灌浆时节，一棵棵庄稼在分外灿烂的阳光下蔫头耷脑。正常年景，这时节怎么也有几场痛痛快快的大雨，每一株庄稼得以酣畅地痛饮一番。村头那几口抽水机日夜不停地嘶吼着从地下抽水，可还是无法缓解旱情。玉米、高粱的叶子打着卷，田垄间的豆类虽有高粱玉米遮阴，可扎根在失去水分的土地，依然在劫难逃。

可那又能怎样呢？对于父亲这样一个农民，不过是喊一声“贼老天”。在来年的春风中，再一次播下种子，携着对丰收的满腔希冀，进入又一个轮回的种植收割，满怀信心，又小心翼翼……

遇见

豆汁儿的一种喝法

郭扶庚

长年从事文字工作，案牍劳形，同事多有散步的习惯。一个午后，三五人从天坛公园北门出来，途经一条普普通通的南城胡同，不经意的一瞥间，一块豆汁店的招牌赫然入目。片刻停留，让众人解锁了一个“独门秘笈”。

门店不大，前店后厂。一个面色红润的小姑娘独立支撑着小店，忙前忙后，有条不紊。三两个熟客也不搭话，或交现金，或扫码支付，然后接过属于自己的“三件套”——豆汁儿、焦圈、咸菜丝，安安静静地站立一旁独自享受。

同事中有跃跃欲试者，掏出手机准备请客。有人急忙摇头摆手，说还没有做好心理建设。也有人说几十年了，就是接受不了，还是免了吧。

“不试一口怎么知道行不行呢？”一个声音从一旁传来，平静而温和。说话的老大姐六七十岁模样，面庞瘦削，一头齐耳短发，一副无框眼镜，一身普通便服，看起来端庄温和。

听得出来，老大姐是在诚心劝导我们几个。我便笑着解释，以前也曾多次尝试喝豆汁儿，或半途而废，或留下阴影，还造成了些许浪费。没有完整地喝过一碗豆汁儿，总是觉得有几分遗憾。

“那是你们不得法。”老大姐喝完豆汁儿，把托盘递给店里的姑娘，从自己的衣兜里掏出面巾纸擦了擦嘴，说：“很多人觉得豆汁儿难喝，是不得其法。我喝了大半辈子，自己摸索出一种方法，你们觉着有道理的，可以跟着尝试一下。”

媒体人大都好奇心强。听老大姐这么一说，我们几个便围拢上来，纷纷表达“愿闻其详”“敬请赐教”，要“挑战一下自己”。

“不用那么客气。”老大姐微微一笑，一五一十地说，“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要把喝豆汁儿的程序安排妥当。一般情况下，都是闭着眼睛喝一口豆汁儿，忍受不了那股怪味了，再就几根咸菜丝，之后再嚼巴一点焦圈儿。喝不了的放弃，喝得下的自诩真正的‘老北京’。其实，如果试着调整一下程序呢？有一次我突发奇想，尝试了一种新的喝法。先垫巴一口咸菜丝，让嘴里弥漫着咸、鲜、甜味，还有点微辣。这时候再喝豆汁儿，许多人忍受不了的豆汁儿的酸馊味儿，撞在咸菜丝营造的氛围中，气味被中和，口感被对冲，立刻带出回甘，激发出绿豆的天然清香味道。趁嘴里豆汁儿的清香犹在，再吃下一口脆脆的焦圈，面香、油香就会显得更加鲜美，令人回味无穷。”

“原来如此”“真是奇妙”“佩服佩服”……同事们赞叹不已，都想要尝试、挑战一下。

“隔三差五来喝碗豆汁儿，可以调理调理肠道菌群。”老大姐补充道。

我和同事们按照老大姐的方式解锁了豆汁儿的新喝法——真的如她所言，喝豆汁儿成了一种全新的体验甚至享受，以后不会再视喝豆汁儿为畏途。惊喜、佩服之余，我对老大姐很是好奇，便试着问道：“您是老师吧？听您刚才一番讲述，我想起了欧阳修的《卖油翁》，也想起了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

老大姐点头称是，又问我们：“你们是前面报社里的人吧？”得到肯定答复后，她淡淡一笑说：“什么事想明白了都很简单，都是一个道理。就像你们做媒体工作，先了解受众需求，再进行传播，就容易被接受。”

回程路上，我嘴里回味着豆汁儿的清香，也仔细体会着老大姐的话。

多味斋

本版邮箱：dadi@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周舒艺

欢迎广大读者来稿。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非一稿多投，非AI（人工智能）创作或编辑。

本社社址：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2号 电子信箱：rmrb@people.cn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查号台：(010)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10)65368832 广告部电话：(010)65368792 定价每月24.00元 零售每份1.80元 广告许可证：京工商广字第003号